

台灣因應中日韓 FTA 談判的策略

2012 主權及國際監測小組

本資料為 台灣智庫 製作所有，如需引用，
請註明出處來源。

財團法人台灣智庫 www.taiwanthinktank.org

電話: 02-2370-6987 傳真: 02-2370-6994

新聞連絡人：余靜華（分機 163）

發佈日期: 2012-06-21

編號：023

談判的策略

Talking Points

- 中日韓領袖於五月十二日發表聲明將進行三邊 FTA 談判，但因內部歧異甚大，日中韓三邊 FTA 的前途普遍不被看好，三個雙邊 FTA 出現的可能性比較大。韓中 FTA 最可能先實現。
- 韓國與台灣在主要產業呈現競爭關係，需注意韓中 FTA 對台灣產品在當地競爭力的衝擊。
- 台灣絕不應考慮與中國協商以加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此提議只會圖利中國，強化其與日、韓協商的籌碼，同時也會限縮台灣既有與日、韓的經貿自主協商之空間。
- 2010 簽完 ECFA 後，2011 台灣對中出口的成長率(8.00%)反而還不到韓國對中出口成長率的一半(17.13%)，同時中國自台進口占其總進口的比例也比 2010 年末簽 ECFA 時下降(2010 年 8.30%，2011 年 7.17%)。這顯示關稅減讓對於商品競爭力的影響不是最關鍵。從根打造台灣的基礎競爭力才是王道。
- ECFA 後續協商，台灣更應思考利用中韓、中日 FTA 談判，爭取新的籌碼與利益以進行談判。
- 面對區域經濟整合台灣的參與問題，台灣可思考參與在 WTO 內部強化與自貿相關的規則設定談判(rule making)，並在其他國家就雙邊 FTA 磋商時，策略性的拆解自貿協定為若干積木協議，再以堆積木方式逐步堆高，以爭取台灣的議價空間。

本資料為台灣智庫〈國會政策研究中心〉製作所有，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來源。

一、問題與挑戰

2012 年 5 月 13 日中日韓三國領袖在北京宣布將展開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判，同時在三天前(5 月 10 日)，中韓兩國也展開第一階段韓中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協商。由於中日韓是台灣在亞洲的前三大主要貿易夥伴，韓國與台灣的產業結構又呈現競爭關係，在台灣與中國的 ECFA 後續協商尚有許多議題需處理，與日、韓的自由貿易協定短期內也看不出啟談跡象時，中日韓這三個國家自由貿易協定進程一旦有結果，對台灣的產業環境與整體經濟都會有重大衝擊。

此外，泛太平洋夥伴協商(TPP)日前也在美國達拉斯展開有關投資協議的討論。由於日中韓 FTA 與 TPP 也有相當程度的連動關係，對於在發展中的亞太經濟秩序會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這兩個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微妙互動及其與對台灣的影响也值得探究。

本分析將著重政治與戰略面向的衝擊，較不觸及其對台灣具體產業發展與經濟前景的估計。

二、背景分析

中日韓 FTA 發展時程簡介

1999 年在馬尼拉召開的東協加三會議中，當時的中國總理朱鎔基、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韓國總統金大中在峰會時同意，由三方官方智庫就如何進一步加強三國經濟合作進行研究，包括日本的綜合開發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in Japan)、中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韓國的對外經濟研究院(Kore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等單位進行研析。2001 年則進一步將研究主題放在日中韓三方自由貿易協定的研究。並在 2003 年的日中韓峰會中，將朝向建立三邊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提出。但此時的研究都還屬於三邊單位的「各自」研究，或者是針對三個雙邊 FTA(日韓、中韓、日中)的共同研究。

在 2005 年，中國建議在智庫研究以外，能夠加入官員的參與。而到了 2009 年 10 月，研究部分將三邊各自的研究終結，對於三方自由貿易協定的研究改以三方的「共同」研究，並在 2010 年 12 月 2 日的日中韓峰會時宣布預計要在 2012 年展開日中韓三邊自由貿易區的談判。而在 2011 年 12 月 17 日日中韓三邊 FTA 的可行性共同研究完成後，於 2012 年 1 月 9 日宣布要盡早展開日中韓三邊 FTA 的協商。但是直到 2012 年 5 月 13 日在北京的日中韓三方峰會上，才對外正式宣布將展開三邊 FTA 協商。

三國內部歧異大，中日韓 FTA 不樂觀

但是外界對於日中韓 FTA 的未來多不抱持樂觀態度。在 2012 年 1 月在結束可行性評估並宣布要盡早展開三邊 FTA 的協商後，當時就有消息傳出有可能在五月的日中韓峰會時無法對外宣布要展開日中韓 FTA 的協商，這項流言直到五月峰會開始前幾天都沒有止歇。此外，在宣布展開三方自由貿易協定協商的峰會上，也沒有宣布預計會在何時結束協商以及簽署的可能性。因此外界有人懷疑，是否 2003 年日韓高調宣布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但在不到半年就出現中止，直到九年後的現在，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景也不被看好的前例，可能會在日中韓三方自由貿易協定一事上再度出現。

外界多對日中韓三方自由貿易協定前景抱持悲觀的主因，是認為日中韓對於這個三邊 FTA 期待的差異甚大，同時有許多歷史與現實狀況的非經濟因素牽擾其中，增加了複雜性。而即便是經濟利多，不同國家的利益也十分不同，看不出簽署經貿協定一般會有的「三贏」模式，甚至不能排除

會有「兩贏一輸」或「一贏兩輸」的局面。這都增加了對此 FTA 的悲觀預期。

雖然實質簽署的前景不明確，但是三國各自的盤算還是能夠導致這三國走在一起並對外宣布有意朝向建立三邊自由貿易區，因此中韓日三國的策略與計算值得個別審視，以便了解未來的可能發展軌跡以及台灣的因應策略。

中國對 TPP 深感疑慮，對中日韓 FTA 最積極

中國一向是日中韓三方 FTA 的主要倡議者，態度也比較積極。中國似乎是以爭取在日、韓的市場為主要考量。當 2003 年中國與東協簽署東協加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後，基於中方一開始對東協有自我讓利的早收清單，在預期會出現東協產品進入中國下，與日韓等國的 FTA 有助於中國得到新市場以平衡與東協 FTA 可能帶來的貿易赤字。此外，日本與韓國多將中國視為加工出口的工廠，對中國的出口多屬於組裝後再轉出口的(Processing Trade)，因此簽署三方 FTA，基本上對中國的內部影響雖有，但並不十分嚴重。

而在 2011 年美國宣布要展開「泛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的談判，並預計要在 2012 年完成協商後，更引起中國的緊張，認為美方的地緣經濟戰略操作是在從經濟上圍堵中國，在了解與歐盟不太可能完成自由貿易協定時，中方更將早日與日韓完成自由貿易協定視為回應美國 TPP 倡議的必要手段。

但是中方的作為還被其他非經濟因素影響。中日關係這幾年並不順暢，日中在釣魚台與東海的對峙更是急遽升高，這也造成中方會在三方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過程中，有時會採取杯葛日本的手段。這次日中韓三方峰會，胡錦濤就刻意不與日本野田首相會面，只進行與韓國總統李明博的雙邊峰會。

韓國擔心農業與日本高新產品，已與美、歐 FTA，態度最消極

韓國是對日中韓三方 FTA 態度最消極者。相較於日本與中國，韓國的 FTA 進展顯然快得多。南韓已經與歐盟有自由貿易協定，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在 4 月 15 日正式生效。擁有與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協定為後盾，韓國對日中韓三方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就比較不那麼急切。

此外，南韓內部的研究也顯示，如果三方自由貿易協定完成，南韓的農業與中小企業會在中國廉價產品的傾銷下全面潰敗，韓國出口中國能產品增長約為 48.3%-100%，但是中國進口南韓的農業產品卻可能會大幅提升至 209.2% 左右，中小企業也會受到嚴重衝擊¹。另一方面，南韓的汽車業與高科技大廠的產品會享有優勢，但是資訊電子業的利得因為已經享有 ITA 的免稅待遇，因此增加的利益不會太多。

至於與日本的自由貿易協定上，南韓則擔心在高科技產業結構類似但是產品更為精密的日本，會利用自由貿易協定之便導致南韓大資本與仰賴高新科技的工業無法匹敵，這包括汽車業等。因此除了部份的中小企業外，南韓的工業界也會受到嚴重影響。

另一個問題是內部的政治與雙邊關係。美韓 FTA 受到南韓農業的激烈抵抗，由於年底總統選舉在即，因此不太可能再耗用政治資本推動具爭議性的 FTA，特別是對韓國農業造成農損是韓美 FTA 五倍以上的韓中 FTA 尤然。而南韓與日本也存在獨島主權爭議以及過去殖民時代的歷史遺緒，以及南韓對於中國在處理北韓的態度相當不滿，即便認定 FTA 可以給緊張的關係帶來緩解的可能，可是只要政治氣氛不對，南韓民間的態度就可能出現變化，對政府造成壓力。韓日 FTA 談判從 2003 年 11 月後至今一直陷入停頓，而韓中 FTA 在 2004 年展開雙邊研究後，直到 2009 年才又被南韓重新擺回談判議程上等，都是最好的例子。

凡此種種，造成南韓對於三方 FTA 興趣不大，也與其在 2009 年的態度大異其趣。南韓可能改以追求韓中以及韓日兩個雙邊 FTA 來處理。而這其中又以韓中 FTA 的優先性更高，部分原因是具政治實力的南韓大企業在韓中 FTA 是有利得的，因此會更願意公開支持政府，以及韓國認為加上既有的韓美與韓歐 FTA，韓國與全世界前三大經濟體都有自由貿易協定，會大幅增加韓國的競爭力。

同時，韓中 FTA 對韓國也有著穩定北朝鮮島情勢的戰略考量，以韓中 FTA 與北韓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使得韓國對於北韓事務增加一個非軍事面的處理手段。事實上，就在 5 月宣布展開日中韓 FTA 談判前沒多久，韓中雙方就在四月宣布即將展開第一輪韓中雙邊自由貿易談判。

¹ 吳福成，《拆解韓中 FTA 啟動談判的思維》，〈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2012 年 2 月號

日本焦慮自身 FTA 進程，對中日韓 FTA 抱支持態度

日本是這三國在亞太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過程進展最慢者。日本原先對於區域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採取消極態度，認為這會影響原先以 WTO 為主的多邊經濟協商機制的完備化，日本更憂心其貿易轉移效果。這個態度直到 2003 年 WTO 在墨西哥的坎昆會議(Cancun)因農業問題形成大分裂，杜哈回合談判形同死亡後，面對 WTO 主導的貿易談判在短期內可能沒有進展下，日本改變了原先對於自由貿易協定的負面消極態度，開始積極尋求與亞太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 2004 年前，與新加坡、智利、墨西哥等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並與澳洲、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進行協商。

在東北亞方面，日本與韓國及中國在自由貿易協定的進展一直不順。與韓國主要困頓在非經濟性的政治問題，而與中國方面，北京一開始較為積極，日本則頗為謹慎，要求中國在外人投資與政府採購等要有所改革，日本也希望能有一個有完善法律架構(rule based)的狀態下來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處理。

2009 年日本政黨輪替後，民主黨政府比自民黨政府對於構造日中韓三邊 FTA 態度更為積極。2009 年鳩山首相就提到希望能加快三邊 FTA 研究與談判的速度，因為這與其「東亞共同體 East Asian Community」的理念相同。而當三邊研究快要有最後產出時，2011 年日本新任首相野田佳彥也向南韓李明博總統探詢韓方對於日韓 FTA 談判的可能性。日本此舉除了是擔心三方 FTA 進展的不確定性外，也是基於擔心韓中 FTA 談判重回議程的可能發展，導致日本在日中韓三方的合作議程中被邊緣化。

同樣的思考在今年四月當消息傳出韓中 FTA 極可能在四月底宣布要展開第一輪談判後，但是又看到韓國對於三方 FTA 的態度甚為保留，日本也開始積極詢問日中雙邊開展 FTA 談判的可能性。顯見日本現在對 FTA 之所以會採取較為積極的態度，主要是擔心自身在自由貿易浪潮的趨勢下被邊緣化的憂慮。

而就日本自身對於三方自由貿易協定的期待，有兩種看法。有一種主張是希望這是個與 TPP 差不太多的高功能自由貿易協定，不希望看到 ASEAN + China 自由貿易協定的翻版。這明顯與中國「先求有再求好」，以及南韓排除爭議項目，在少爭議部追求高品質的「pocket of excellence」策

略都存在很大差異。

另一種主張是日本認為 TPP 對日本傷害太大，同時也懷疑美國所期待的高品質 TPP 在亞洲是否真的可以走得通，同時日本對 TPP 表達正面態度主要是為了維持與美國的關係，因此在日中韓三方 FTA 上，認為就沒有必要再把 TPP 的高品質要求放入而增加自己的困擾，並且日本也可以利用日中韓三方 FTA 的進展作為與美國談判 TPP 的籌碼，爭取對日本敏感產業（農業等）的更多優惠。從這個角度來看，反而一個與 ASEAN + China FTA 類似品質的自貿協定，可能對日本更為有利。這兩種看法在官僚中各有支持者，目前還看不出哪種主張在日本官方占上風。

「日中韓聯合自貿區」可能性較高，韓中 FTA 最可能先實現

由於簽署日中韓三方自由貿易協定牽涉因素十分複雜，三國的期待又有重大差異，以這三國在追求三邊自貿區時，也同時繼續追求雙邊的自貿協定。因此未來發展可能是以「日中、中韓、日韓」三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先簽好，再以這三個雙邊自貿協定作為三方自貿協定的發展藍圖。

這其中，不論是南韓工商業界的支持重點，還是中方的期待，韓中 FTA 先簽好的機會比較大，其次是日韓 FTA，日中 FTA 的進度可能最慢。日本擔心韓中 FTA，而強化與韓國及中國在 FTA 的積極性，中國則只要發現韓中 FTA 進展受阻時，就會利用日中 FTA 的進程給韓國增加壓力。韓國則把韓日 FTA 是為協助其在韓中 FTA 談判的籌碼。

從現在的發展來看，由於韓國與中國雙方主談韓中 FTA 的人員，也是兩國執行日中韓三方 FTA 談判的人員，因此從實際談判的人力配置與任務排序來看，韓中 FTA 進展應會比日中韓 FTA 快。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韓中 FTA 的談判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是把較有問題部分以負面表列將其排除，並決定與敏感產品相關部分在 FTA 的比重，然後才進入實質談判。

此外，中國在韓中 FTA 的重點還是在貨品關稅的減讓，但是韓國卻將焦點放在服務業自由化以及投資的國民待遇等，關稅減讓部分則放在汽車業及石化業上，顯示韓方的重點也不再是貨品貿易。因此即便透過負面表列的兩階段談判意圖將其單純化，但是中方對於服務業的保護程度遠高於貨品貿易，此外韓方也對此表示出不急的態度，因此即便韓中 FTA 會比三方 FTA 進展更快，但是從韓中的態度來看，要在兩年內完成談判，還是有諸多不易克服的困難。

ECFA 觸動韓中 FTA 的進程

兩岸的 ECFA，特別是對於目前在日中韓 FTA 居談判核心與掌握談判節奏的韓中 FTA 上，實際上有重要影響。韓國為何在 2009 年重新將韓中 FTA 談判拉回談判議程，固然與 2008 年金融海嘯使韓國發現自身倚賴歐美市場太過嚴重，因此需要開拓亞洲市場以分散風險的考慮有關，但另一個原因是當年台北傳出要在 2010 年上半年與中國簽署 ECFA，使韓方擔心有可能台灣產品會因 ECFA 而享有關稅優勢，造成韓國產品進軍中國市場的困難，因此趕快與中國簽 FTA 的優先性就被提高。特別是在 2010 年六月兩岸簽署 ECFA 後，韓國國內要求與中國簽署 FTA 的聲浪大增，也使得韓國官方對韓中 FTA 態度轉趨積極。

由於韓中 FTA 與兩岸 ECFA 存在連動關係，在 ECFA 後續談判尚在進行中時，比較關稅減讓因素對台灣與韓國進軍中國市場的影響時可發現，台灣產品出口中國在章別的集中度很高，同時已經有近一半產品享受零關稅（例如資通相關產品），相對而言，韓國輸中產品在章別較為分散，同時享有零關稅的產品只有三成五，因關稅減讓顯然對於韓國輸中比台灣輸中的影響更大，意即韓國在韓中 FTA 的關稅減讓受益程度會遠高於台灣在 ECFA 的受益程度。

這可能意味著意圖進軍中國市場的台商對於韓中 FTA 會高度關切，會更希望 ECFA 後續協商能早日有結果，因此可能對政府會施加更大壓力以期待談判能在韓中 FTA 談判完成前有結果。但這也會給中方另一個對台施壓的政治籌碼：利用韓中 FTA 的進度使感受壓力的台商為北京的政治主張說項，要求台灣政府以政治的讓步換取 ECFA 後續談判的速度與內容。這與中方利用韓中 FTA 誘使原本對日中 FTA 沒有興趣的日本，在擔心被邊緣化下主動與中方談判日中 FTA 的操作十分類似。

TPP 對日中韓 FTA 的牽引因素

TPP 的進展也影響日中韓 FTA。面對 TPP，中國是希望確保自身在亞洲經濟整合的先導性角色，因此希望加速日中韓 FTA 的談判速度。韓國則是因為已經在 TPP 的協商之中，加上美國對 TPP 的處理會是以美韓 FTA 內容為藍本，所以態度比較篤定。

而日本雖然表示有意加入 TPP，但對於 TPP 的發展仍然是未知數，也希

望不要因加入 TPP 導致中國認為日本有意加入環太平洋的反中陣營，因此也需要加速日中韓 FTA 做為平衡中方對日本認知的重要工具。野田佳彥對外表示，日本的區域自由貿易策略是 TPP 以及日中韓 FTA 並進的雙軌策略。因此我們可說，TPP 的出現導致不是 TPP 國家在不同程度的憂慮下，以不同的方式給予原本進展緩慢的日中韓 FTA 新的前進動能。

三、政策建議

1. 三邊 FTA 進展有限，應注意三個雙邊 FTA 時程

日中韓三方自由貿易區的進展前景不看好，反而是三個雙邊協議可能有新的突破，未來觀察重點應注意韓中、日韓、中日三個 FTA 的進展速度，特別是在這三個雙邊 FTA 中可能會是最先完成的韓中 FTA。更因為韓國與台灣存在產業競爭關係，因此不僅我們要注意韓國 FTA 對於台灣的可能衝擊，更要注意中國知道台灣與韓國的競爭態勢，將韓中 FTA 與 ECFA 後續談判進行策略性連結，在經濟與政治場域對台灣施加雙重壓力。

2. 忽視印台 FTA 極為不智，應強化台印 FTA 談判速度

在 TPP 與日中韓 FTA 的夾擊下，台灣自然會擔憂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被邊緣化的憂慮。但是馬總統在就職演說展現的應對策略，竟然是台星與台紐的經濟合作協議。不僅忽視區域具市場潛力且有意願的大國如印度，可能帶給台灣的機會，更是形同承認只有中方同意的 FTA，或已經與中方簽署過 FTA 的國家，台灣才可能比照香港模式與其簽署經濟合作協議，對國際宣稱台灣經濟已經實質一中化，也嚴重打擊台灣對外貿易談判的自主權與獨立代表權，這是極為危險的做法。

3. TPP 影響亞太地緣經濟計算，非 TPP 國家作為經貿合作倡議機會較高

針對 TPP 對日中韓三方及三個雙邊 FTA 的牽引效果，亞太經合會會員國中不屬於 TPP，也沒有在「東協+」的自由貿易區倡議的國家，如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必然會十分焦慮，也使台灣與這些國家在洽簽貿易合作協議時比較有機會。這應是未來台灣選擇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重要參考點。（日前加拿大與墨西哥在參加 G-20 會議時先後宣布為 TPP 談判入選國，

但加拿大內部普遍懷疑加入 TPP 是否太過急躁。這再度證明加、墨兩國的焦慮感不下於台灣)

4. 不應考慮與中國協商以加入日中韓自由貿易區

部分立場親中的媒體針對日中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宣布，表示台灣在面臨邊緣化危機下，應與中國協商，希望透過中國獲得加入日中韓自貿區的入場券。我們須嚴正指出，這是個極為危險，只會圖利中國，對台灣毫無利益的愚蠢提議。這是因為：

(1)日中韓自貿區前景不被看好，把一個未來不明確的事物當成具體威脅本身就是欠穩當的作為。

(2)這是對外宣示台灣將經貿自主權讓渡給中國的表示，可能會導致日後包括東協在內，都不會有與台灣單獨協商的任何意願，因為這可由東協加中國 FTA 直接涵蓋。如果這種提議變成政策，屆時極可能在有關台灣與東協自貿協定的部分，東協反而要求台灣應與中國協商其與東協貿易的分配問題。

(3)台灣與中國協商不僅會強化中國與日、韓協商的籌碼，同時也會限縮台灣既有與日、韓的經貿自主協商之空間。因為到時候就不是日中韓三方在談，而是中國連同台灣，與日、韓就中日、中韓的 FTA 進行談判。所謂中日、中韓 FTA 可延伸到台灣的理由並不一定會存在，更反而會導致日、韓對中國的疑慮與限制會因此延伸到台灣。因此這個提議只會使中國有個利用台灣增加日、韓與中國談判的困難而已，台灣在亞太的區域整合不能因此保證有提升的機會。

5. 面對必須開放的挑戰，台灣需要的不是片斷的經濟開放要求，而是需要全面改造台灣的經濟環境

有關自由貿易協定有種似是而非的主張，認為自貿協定要求市場自由化，因此台灣如果沒有開放市場的準備，包括開放美牛以及中國產品的市場，否則台灣根本不能加入自由貿易賽局。

這個說法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認為台灣經濟的出路在於簽訂更多的 FTA，不考慮 FTA 的對象、發展潛力與內容品質。但是簽 FTA 本身並不一定能幫助台灣的競爭力。2010 台灣簽完 ECFA 後，2011 對中出口的成長率(8.00%)反而還不到韓國對中出口成長率的一半(17.13%)，同時中國自台進口占其總進口的比例也比 2010 年未簽 ECFA 時下降(2010 年 8.30%，2011 年 7.17%)。這顯示關稅減讓對於商品競爭力的影響不是最關鍵。如何從根打造台灣的基礎競爭力才是王道。

其次，台灣也要考慮 FTA 的對象與品質，不能抱持有 FTA 總比沒有好的心態。台灣必須對產業的強弱及機會與挑戰進行精算，不一定非要一個全面性的 FTA 才能達到效果，有時只要在部分關鍵產業取得成果，對台灣的利益就有顯著的增進。

第二個問題在於它將自由貿易對台灣的挑戰完全轉嫁給一般民眾，沒有思考到台灣長久的經濟發展策略是以鼓勵外銷為主，伴隨大批的獎勵出口與相關的稅負政策等，沒有建立內需經濟所需要的相關設施與法規建制，以鼓勵國內民眾的消費意願，社會保險與攸關幸福生活的建設也嚴重欠缺，這是建立真正自貿體系的必要前置措施。政府須負起責任，把問題推給民眾或怪罪民眾無知與民粹，是在推卸責任。

台灣需要的不是片斷的經濟開放操作，而是全面改造台灣的經濟環境，不僅要建立有國際競爭力的新產業，更要改變過去只重視出口的經濟體制，打破不合時宜的眾多專斷事業，並建構與「幸福社會」相關的經濟與法律措施，讓人民願意且安心消費，在健康的內需經濟的輔助下，以面對外界市場萎縮的困局。而不是讓人民在擔心不確定的未來下既要當省錢達人，但又被要求要大幅對外開放。

6. 以「WTO+與FTA-」與其他 TPP 國家堆自貿積木，並善用既有的 FTA

簽署自貿協定是朝野共識，但如何做到則莫衷一是，台灣可思考參與在 WTO 內部強化與自貿相關的規則設定談判(rule making)，並在其他國家就雙邊 FTA 磋商時，策略性的拆解自貿協定為若干積木協議，再以堆積木方式逐步堆高。而在 ECFA 後續談判中，也可適當利用中韓、中日的自貿談判結果，為台灣爭取談判的籌碼與新的空間。

此外，在建構新 FTA 依然存在諸多困難時，台灣也要思考既有的 FTA 所可能帶給台灣的機會。雖然台灣已經簽署的 FTA 多集中在中美洲邦交國，與台灣的貿易量不大，但是這些與台灣有自貿協定的中美洲邦交國，例如巴拿馬，也與美國有 FTA，同時美國與中南美洲的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也持續有進展，即便還不是全面性 FTA，但對於強化中美洲在美洲的貿易樞紐位置有重要作用，其潛在機會對於台灣的產業佈局與對外經貿策略也有新的可能。因此關鍵在於政府有沒有對手頭既有的工具進行仔細研究並有效發揮其可能的潛力，而不是將重點放在遙不可及的天邊大餅。想要在經貿領域搶分，不一定要靠 FTA 全壘打，有效利用對手的空檔與我方既有的工具，步步推進，依然可以搶到分數。